

# 牡丹晚报，菏泽人的情怀

□孔金泉

大学毕业以后，工作之余，我喜欢写点小文章，但苦于投稿无门。有人告诉我，菏泽有家牡丹晚报。我根据别人给的地址，按图索骥，找到了报社。有一个编辑亲切地接待了我。我和他讨论了一番对文学的见解，他浏览了一下我的文章，说文笔不错，可以看看。没多久，报纸上就刊登了我的处女作《摸蝉猴》。看到这篇文章的同事恭喜我，说身临其境。我才知道，这份报纸早已深入菏泽的大街小巷。

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关注牡丹晚报，研究它的版面。有人说副刊是报纸的灵魂，牡丹晚报的副刊是“牡丹园”，方寸之间，自有春秋。我发现崔中华老师是它的常客，文笔如灯，予人温暖。我引以为师，常常捧读。偶尔我的豆腐块也会忝列其中，

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喜悦，在朋友圈里炫耀。在他们看来，我一定是只躁动的猴子。每天，浏览一遍牡丹晚报成了我的固定功课。牡丹晚报一直在变，表面上看是各领风骚三五年，但不变的是作为一个地道菏泽人的情怀。它在关心脚下的这片土地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媒体的旁观，更有一只助力之手，在呵护着菏泽一步步葳蕤出春天的样子。

2015年，牡丹晚报开设“精致生活”版，迅速被一批同道视为自留地，纷纷建言献策，提供话题，一边又磨刀霍霍，跃跃欲试。也就是在那一年，我的创作出现井喷，先后有《咖啡里的生活禅》《高考，赢在心态》等二十多篇文章发表。虽然润笔不多，但我笑称“跟着牡丹晚报有肉吃”。是牡丹晚报给了

我文学上的自信，也就有了后来在各级报刊上的开枝散叶。正是这份感念，凡是牡丹晚报组织的活动，我都会挤出时间参与，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回家。

牡丹晚报是我的起点，但绝不是终点。2017年，我的《您好，老师》在“牡丹园”发表，这本是一篇小文，但被某编辑看到，尤为激赏。在他的推荐下，我现在是某企业公众号的专栏作者，只要是我写的文章，他们都会整篇刊用。他们说，我的文章有情怀。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都得益于这些年牡丹晚报的培养。

除了是牡丹晚报的作者，我更是牡丹晚报的读者。菏泽有一个腾飞梦，从牡丹机场的立项，到开工建设，牡丹晚报在每一个时间节点用一双菏泽人的眼睛须

臾不离，牡丹晚报上最近的一篇文章是《17种特种车辆交付，机场建设更进一步》，每一次报道都仿佛亲眼目睹。在我的日程表上，我已经写下计划，等牡丹机场启用的那一刻，我一定要坐上咱菏泽自己的飞机，到祖国的海南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

白驹过隙，牡丹晚报已经走过了二十个春秋。二十岁，在一个人的履历中正是风华正茂，对于牡丹晚报来说，也是鲲鹏展翅。唯其相知，才会相守，祝愿牡丹晚报的明天会更好！



## 父亲走了

□魏 敏

父亲走了，我们父女今生的缘分尽了。父亲被埋在了深深的黄土里，从此我们天人永隔，再不能见。

父亲一直身体健康，忽然生病，家里人很是焦急。得到结果的第一时间，我们瞒着他私下商量，很快解决了住院费的事情，并决定先不把他的病情告诉他。之前见他咳嗽得厉害，我已经慢慢给他做了工作，说去医院输点消炎针，省得总

是咳嗽。开始，父亲不同意，我一再坚持，他才答应把办理入院的证件给我。

刚入院治疗的时候，侄子天天拉着他去医院放疗，四姐一直在身边伺候，治疗效果也很显著。父亲明显能吃饭了，每天还是不改他多年的习惯，早晨早早地起床，出去溜达一大圈回来。父亲很高兴，母亲惶恐不安的心总算得到了些许安宁。看着两个老人的变化，我们也很欣慰，以为这样下去，可以看到生的希望。

可是哪里料到父亲忽然又患了脑梗，本来生活可以自理的父亲，

就这么瞬间瘫倒在了病床上，不能说话，不会走路。说实话，一开始我还不知道这个病竟然这样的厉害，能把一个好端端的人瞬间放倒。去医院看到父亲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又一次崩溃。父亲的两眼噙满了泪水，但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。我和姐姐们都是两眼含泪，还得抑制住不能让父亲看出来，此时我才感觉到病魔的可怕。食道癌不会一下子夺走父亲的生命，但是脑梗可能会瞬间要了父亲的命。我第一次觉得死神离我们那么近。想到这里，脊背瞬间有冷飕飕的感觉。整个心都要塌陷了，瞬间四肢无力，似乎要瘫倒。

我们觉得天都要塌了。父亲是一家之主，全家所有人的事情他都操心。我们很焦虑，日夜煎熬，都显得疲惫不堪。无论如何，现在父亲正是需要我们的时候，做女儿的义无反顾，所有人都停下了自己手头的工作，轮班终日围在病床前，对偏瘫失语的父亲尽心伺候，对尚不知父亲病重的母亲日夜照料。

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生要强的父亲心里的无奈和绝望。他不想麻烦他的女儿们，没生病的时候，我们说接他和母亲去谁家住几天，那是绝对不行的事情。他守着“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饭”的俗言，不给女儿们添麻烦。记忆中他只在我青岛的家里住过一夜，在小妹家住过一个月，几个姐姐家每年他都会去几趟，但从不住下。此时的我们，都能从父亲绝望的眼神里，体会到他内心翻江倒海般的难受与无奈，此时他被

病痛折磨的痛苦反而在其次了。他经常不想吃任何东西，我们偷偷流泪，心里难受，还得好言哄着父亲。

当我们带着老母亲第一次看望父亲的时候，母亲拉着父亲的手，嚎啕大哭。他们俩相濡以沫，相伴六十多年。记得上次我带他去医院查体，他曾给我说过，一旦他先离开了，真担心母亲该怎么办。当时我也没考虑那么多，直接回复我们就把母亲接走了。现在想想父亲当时听了我的回答该是怎样的心情啊。这突如其来的病，竟然让父亲连一句嘱托都没有留给母亲。想想前两天我带他们俩出去玩，给他们俩拍照片时，我心里就暗想：这也许是他们俩最后一次合影，因为当时在等医院一个基本已定论的活检报告。

今后我们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声音了，再也看不到父亲迎接我们回家的身影了，再也不能看到父亲喝酒自娱的场面了。你知道所有的美好瞬间失去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吗？父亲这两个字眼在我们姐妹心里从此就变成了符号。

躺在病床上的父亲一直清醒，所以他从来不麻烦我们姐妹。有时我们想在身边陪着他，他总是用手势示意让我们休息。每天看着液体滴入父亲的身躯，他行将枯木的身体也许只能这样浇灌才能得到些许的滋养。

父亲一天天消瘦下去，我们的心也一天天沉落下去。如果父亲哪天能多喝一口奶粉，或者多吃一勺果汁，我们都会高兴半天。病魔真的像魔鬼，

你是赶不走它的。它吞噬着你的心，折磨着你的心。作为平凡人家的子女，我们没有其他想法，所能做的只有恪尽孝道。既然无力回天，所能做的就是让老人不受罪，尽心伺候，保持老人的尊严。

父亲在病危时，我们才让他离开医院。在家几天，我爱人天天过去给父亲输液，姐姐们日夜守候，直到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。父亲走时，面部安详。

父亲走了，的确是不在了。父亲刚闭眼那会儿，我觉得他还会醒来，躺在冰棺里的父亲，是不是挨冻。蒙着父亲脸的纸是不是会挡住父亲的呼吸。我想打开冰棺，想去掉蒙在父亲脸上的纸。要送父亲去火化，看最后一眼，和他告别的时候，我确认父亲是死了，双眼紧闭，他再也不能看看女儿们了。家人们述说着父亲的点点滴滴，而我想着一世豪情的他，瞬间会变成一盒骨灰。

现在隔着硬硬的凉凉的土，我们知道，从此父亲就要永远安息在三尺黄土里了。以后和父亲的交流就是泪水，逝者已逝，活着的人只能用泪水怀念。摸着父亲的坟莹，我们再也闻不到父亲的气息，但能感受到父亲高大的身躯在我们眼前，我们始终都觉得父亲没有离开。

没有了父亲的感觉很糟糕，再也听不到被训导的声音。没有了依靠，没有了主心骨，没有了可以撒娇的臂弯。从此，父亲成了书面的称谓，再也不能相见。父亲所有的一切，都变成了永远的记忆，定格在了他离开人世的那个时刻。

